

現代世界文藝

批評史

黃清曄譯

上海文化書局印行

第一章 文藝批評的意義

一 文藝批評是甚麼

這是講文藝批評史的第一要解決的問題。在解決此問題時立刻下一定義固甚簡便。然而世上怕沒有如抽象的定義那樣枯燥無味，甚且曲解事實的了。不完全的抽象的定義愈下愈令事實曖昧而不明瞭。而文藝批評之意義亦即在此。從來的定義可以說是離開事實的，抽象的，且沒有正確的科學的根據。喜歡定義的人，一切都以為好像是從天落下來。對於文藝批評亦然。殊不知這決非從天落下的，牠是經過悠遠的歷史，發育，成長，然後至於發揮牠的機能。牠是帶有或一生命的機能體，牠不是自來裸體舞蹈

而來文學藝術之園的。牠時而著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 C.）或杜萊典（Dryden, John 1631——1700）們所縫與的莊嚴的衣裳，時而綴入倭爾塔·裴塔（Pater, Walter 1839——1894）或安訥託爾·法郎士（France, Anatole 1844——1925）等入紋絮，然是持製單純的內衣，或披託爾斯泰（Tolstoy 1828——1910）與拉斯金（Ruskin, John 1819——1900）的嚴格而窮屈的道德著樣的外氈，而舞蹈於文學藝術之園。

因此，我們想區別牠何者為機能體，何者為牠的著物，便極困難。結果，很容易將兩者看成一體，而引起混亂與錯誤。然避免此混亂與錯誤，第一須將被疑為著物者悉行剝去，而赤裸裸地去看文藝批評。將有生命的這機能體放在解剖台上，自然沒有逃得過刀鋒的了。

二 批評的本能

首先現於這解剖刀前者，將是所謂心理的發生這事實。小孩用他的小手亂攔東西，本能的往往裏送。因為口是感覺最銳敏的地方，是判斷的寶座。在這裏，還有原始人活動性一型的好奇心。這好奇心也會生出批評來。因為好奇心所促起的種種實驗的效果，實發生排棄這個結果，或採擇那個結果的事實的原故。此等排棄與採擇，即使是極幼稚的，然結合起來，自能構成一心理的系統。故心意愈是活動的，或心意的受入關係愈複雜，則心理的系統之數，即因之而愈多。在充分發達之人，其系統，自飲食物起至道德性智性止，以有其各自的感覺及認識的關係之故，其數是無量的。這系統，都是批評的系統，而且是依批評的方法，用意周到所構成的。因此，批評可說是發於人類自然的性情。官人有時聽到別人說想看看

什麼，他會說這個人的閒話。在人前用巧妙的言語自炫烹飪的高妙，治家的本領給人聽的婦人，別人發表關於詩歌繪畫的意見，就說這是誇張，是尊大，而大鳴不平。在這意味上，人人皆是批評家。雖有對於萬事的批評家，與限於特殊事物的批評家之差異，然萬人都是批評家這事實是不變的。所異者惟多數的人是放散的，能達到色別評價的完全表現者較少耳。

在最廣的意味上或本質的意味上，心理的看去，批評是判斷作用，可以明白了。既是判斷作用，又是精神生活的一相。人們識別，選擇事物，區別食物的味之甘否，知性格的善惡，辨容貌景色的美醜，感聲音之魅力的與反撥的等等。這樣的選擇作用，判斷作用就是批評。至少可說這是批評之心理的性質。批評之根本的心理是這意味的東西，可溯此語的語源而得到說明。英文『批評』(Criticism)一語，據郭士(Gosse, Sir Edmund 1849—1928)的『批評』(參照一九一〇年版大英百科辭書，第七卷，

四六八頁)所述，是出自希臘文的 *Kpitys* 與 *Kpively*。*Kpitys* 的意義為裁判官，判事，或鑑定家，審查員。又 *Kpively* 之義為 *to decide, to give an authoritative opinion* 即決定，述有權威的意見之意。即謂判斷的作用，選擇的工作。這判斷的作用，選擇的工作，求其對照於文藝時自生出文藝批評來。即是說，加批評的作用於文藝的結果就是文藝批評。

三 解釋

欲明文藝批評的性質，至好進而為心理的分析。換言之，即更心理的分解判斷的作用與選擇的工作來看，牠不是從天落下來。解剖牠來看時牠是有幾段的前階梯的。批評是徐徐從階梯下降而成功牠的姿勢的。在這裏我們稱其第一階段為解釋 (*Interpretation*)。一說解釋，便含有種種的問題，甚至非注意到瑣末之事不可。第一，原本便為解釋的一個問題。對

於現代文學，原本問題自然不很重要。因為，如果作者是現存的，則其作品是否如作者所希望給了我們些什麼，那是作者的事情。然而，假如是屢經改版的古籍，或在未有印刷術時代所寫的鈔本，則原本的問題便非常重要。凡未正確捉着作者所寫的事實以前，而論其作品的價值與意味是無益的。故從原稿中訂正疑語亦是一個解釋，也就是一個批評的工作。又正確的整理不經意保存下來的長篇著作的各部分，亦同是一個解釋，也就是一個批評的工作。此外，對於疑是別人點竄的部分，判斷誰是真正作者，這亦是一個解釋，是批評的工作。

在羅馬，曾有研究被視為普羅塔士（Plautus, Titus Maccius 254

——184 B.C.）及特連士（Terence 195——159 B.C.）。所作的戲曲的眞作家，由其作風斷定，不是他們的作品。做嚴格的原本，是學者的一個任務，是非常要專門的特殊智識的。這固然是極步初的批評工作，

然在這里要注意含有審美的評價。普羅塔士的文體之所以能夠察出，不外區別他的作品與他人的作品而已。又關於正讀不明瞭的章句的問題，亦是方意味原稿的巧妙的研究，他方包含着表現的適切，或關於其表現與當時措辭法的一致的推理作用。此批評法在聖經的研究上，是看做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至今猶行於此。在文藝方面，普通稱之為訓詁註釋（Textual criticism）。普通包含措辭，文法，及修辭法等問題。『文學』近代的研究』（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的著者謀爾敦（Moulton）更加入以下判述的歷史的解釋，傳記的解釋等，以此名稱呼之，謂之屬於外的文學研究的東西。

有時對於原本判得到充分的理解，某種類的歷史的智識非常必要，在這時候，解釋成為歷史的。慣用語常有變化。同一言語，因言語文學的發達，往往由於段階之相異而帶不同的意味。於文學的解釋。僅依今日言語

章句所有的意味不充分的。我們非知道創作當時的語義不可。莎士比亞（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戲曲所用的形容詞以今日的用法讀之，或以爲源氏物語的文法與今日的文法規則相一致，那是再愚沒有

的。

變化的不單是語言。卽人事亦是不斷變化的。各時代，甚至各流派亦莫不帶有各自的偏見，各自的科學，各自的哲學，與各自的風尚。成爲批評對象的文藝，於各種程度上，無非是這些的表現。政論，演說，與乎諷刺之類，是時代直接的產物，同時，文藝是牠間接的所產。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的『神曲』（*Divina commedia*）是中世之末，產生於意大利的東西。對於當時意大利的社會情形的智識與理解不是使『神曲』成爲偉大的世界的作品嗎？謂『神曲』的自身爲永久不變的傑作等評語，全是空言，借亞納託爾·法郎士的話來說，正所謂不吟味者的之

言了。這事很可在英文學史中舉例來證明。例如杜萊奧（Dryden, John

1631——1700）EJ克（Burke, Edmund 1729——1797）卡萊爾（Carlyle,

Thomas 1795——1881）及拉斯金等的著作，許多是由他們當時的政治的

經濟的，或社會的事情所喚起的。故對於這些事情如果沒有相當的智識，

他們決不能為我們所理解。這雖是表現一代風尚的文學的例子，如斯賓塞

（Spenser, Edmund 1552——1593）的『仙女王』（Faerie Queene）

可說是一篇表現一代精神的作品，傑作傑作的呼聲高入青雲，然而漫然讀

之，這樣一篇冗長空幻的故事或將令人有無聊之感，然而我們如果知道這

是在甚麼時代所寫成的作品，知道當時歐洲全土發生着什麼樣的事情，則

『仙女王』將立刻變成生動的魅力體，會將生氣吹入我們的身上。這就是

說，如果我們知道那詩中所描寫的，舊信仰與新信仰之爭，向新世界支配

發進的苦悶的努力，我們方纔味得『仙女王』最高的文學的魅力。

我們不理解作者與其時代的關係，即當時盛行的道德的風潮，政治的輿論，與支配當時的判斷的標準的關係，往往有誤解作者的時候。譬如雪萊(Shelly, Percy Bysshe 1792——1822)之不爲其時代所歡迎，可說是完全基於誤解的。因無理解生出來的對於原作或原作者的誤解即在文藝批評史的自身也可以看得出來，譬如膾炙人口的亞諾爾德(Arnold, Matthew 1822——1888)的批評的定義「知爲世所知爲世所想之最善者，且廣超利害的努力」是世人所視爲鑑賞批評中之金科玉律者，這決非漫然在他的腦裏湧出來的。這是他對於實行，政治，功利的風潮的慘憺時代所投的手套。是對於文學，思想將爲實行與功利所利用的風潮的反抗。這雖同是鑑賞批評，然與視爲與裁斷批評對立的種類者，自異其趣。

傳記與歷史同樣，亦是解釋的批評所不可少的。這不是說作者的個性或天才成爲問題，而是因爲文藝的意義，常與其作者的生涯的某事件或經

驗有特深的關係。譬如『薩陀·勒薩塔斯』(Sartor Resartus)，即使毫無關於其著者的智識，在聰明的讀者或能了解其內容的意義亦未可知。然若對於卡萊爾的生涯有相當的智識，則對於他的著作怕會有更深的意味罷。又如關於『懷舊』(In Memoriam)，如果不知天尼遜(Tennyson, Alfred 1809—1892)發表此詩以前的生涯恐怕也亦不能充分理解此詩罷。不過過重傳記有時亦會弄錯作品的解釋，而且傳記往往易惹起偏見。以偏見臨作品必不能得正確的解釋是不待言的。在英國的文藝批評史上，文藝批評，由於對作者的個人的偏見而被決定之例並不可少。譬如關於華茲華士，柯爾律已，濟慈等的，十九世紀前期的許多評論，就不是由有眼識的詩的見解立論，而是對於作者個人的頑迷的政治的或社會的偏見所出發的。亞諾爾德在『批評論集』第二卷的『雪萊論』中，就指摘道頓(Dowden, Edward 1843—1913)的『雪萊的生涯』(Life of She-

(117) 過於置重妨害鑑賞與享受雪萊詩的事件的記述。這是明明逸去了目的的例子。是想幫助作品的解釋的傳記研究，而反妨害作品解釋的實例。這樣的研究非真可以休了。然在適合最初的目的的意味上，傳記對於文藝的解釋批評仍爲必要。

其次，作者的思想以至於他的哲學，於解釋批評上亦成問題，無論如何，當他既然是思索的研究的從事一種著作，他對於人生，對於自己生存着的世界，或對於這世界與自己的關係，必定持着一種什麼的態度，尤其於社會生活如此複雜的現代，如果不持這樣意義的若何態度，思索便不能成立。不問何人，如切斷他思索的根柢來看，這裏一定有他自己對社會的關係的態度，消極的或積極的存在。著作家亦然。作家在所有的場合，依於意識的努力或方法而取某種的態度或者不行也未可知。沒有蒐集發表關於其周圍的事象所誘起的思想亦未可知。而且如果不時時述他的思想，怕也

不會將其組織起來。然而不管作者自己是否意識的這樣嘗試，在解釋者自己，如果想充分理解放在自己眼前的作品的意味，非如上述的將作者的思想乃至哲學組織起來觀察不可。

在許多的低級文藝，其作者的思想與哲學或不成問題。至若高級文藝，在某程度上，沒有不受其作者一般的思索態度與方法的影響的。單訴於感覺的純粹歡喜，或感情者，與思索背景殆無關係，或完全不依思索背景也未可知。然若在作者再現現實世界或理想世界的場合，則非想像被表現的那世界的意味不可。如上所述，哲學的解釋在解釋批評上亦頗重要。

四 鑑賞

批評的第一階段，即解釋的性質與種類已如上述。其次應注意者為形成第二階段判斷作用與評價活動的作用。這第二階段的作用，在便宜上我們呼牠為『鑑賞』（Appreciation）。解釋的活動已經科學的說明了對

象自身的性質，對象與作者的關係，作者與時代，及與周圍的關係等事實。不過這樣的說明解釋是各個的而非綜合的。完全是分解作用而非統一作用。一箇作品不是看做作品，而看做各個的品物來分解來研究的。現在到了第二階段，綜合，統一的作用隨之發生。各個品物再組織起來成為有機體而起反作用。享樂這作用的活動就是鑑賞。即將作品視為一個統一體而整個的吟味牠的活動。文體，措辭，文法，修辭，思想等雖為構成作品的各部分，然止此不能成功完全的意味。這些成分必須組織成一統一體時始能表現完全的意味而便於理解。適應於這意味的活動就是鑑賞。鑑賞力自有高低的程度。有高尚的鑑賞力的，能透察對象的核心使對象的力與美的本質，由對象自身遊離開去，更進而區別對象所含的永遠的性質與一時的性質，或分析對象全體的意味而使之公式化。或使對象中沉默的地方顯明出來。有時說明部分與部分的關係，全體與部分的關係，有時蒐集離散

的要素，究其源流，明其特色。這樣，對象的內容，精神，技巧，便都瞭然，而成功有統一的一個味兒了。此活動獨立之時，則所謂鑑賞批評，或唯美批評者生。（參照裴塔的『文藝復興』"The Revivance," by Peter, walter. 中的序文）。

又，鑑賞力有強弱之別。少為統一體的效果所動者就是文藝評價不能的明證。故若不能為文藝之被一般所認為傑作，或帶種種文學的刑式的古典所動者，即謂其人為毫無批評家的資格亦無不可。徒說其人有偏奇性，這不過說這人鑑賞能力的缺乏，這樣的事，無論在誰皆無重要的意味。鑑賞的不足與缺乏，有由於修養不足的，有由於先天不能的。故鑑賞的能力，視在知識的根柢上達到若何程度而定。

五 判斷

鑑賞的活動，有其自身停止，反招致更次的段階——判斷作用(Jud-

cement)的時候。而後者爲批評過程的最終段階。在鑑賞過程中，假定由一個對象得到深刻的感動的印象。這時，我們判斷這對象是一篇成功的有價值的作品。反之，由某一個對象得到無意味，悶損的感銘時！我們判斷這對象爲無意味無價值的作品。這判斷的心理的作用之活動，綜合一切場合而觀之，似可總括爲意識的與無意識的二者。有意識的時候，即是依外的尺度標準的時候，無意識的時候，就是指依內的，普通所謂趣味的時候。自然，趣味的客觀化亦可能爲外的尺度標準，根本的區別二者殊非穩當，這裏爲便於說明起見，暫且讓牠這樣罷。一個是置判斷的標準於外，另一個則求之於評者自己之內。若再詳明之，則是：在一方面，是對於周圍的人們的，好或壞，美或醜的輿論，表同感之意，以此輿論爲尺度標準而下判斷的。他一方面，不追從輿論，但依自己的趣味，判斷鑑賞出來的性質。前者的判斷爲裁斷批評(Judicial Criticism)或客觀批評(Objective-